



Adam Lindemann
私人投资者，当代
艺术与领域内
重要的收藏家。曾
撰写《Collecting
Contemporary》。

**Kilimnik女士的画
必须被视作她装置的一部分；
她的画源自从就没有超出青春期的想象，
它们并没有与Peyton女士等人的
经典画像竞争，甚至它们的题材
从来就没有重叠过。**



KAREN KILIMNIK

少年梦想

翻译_ Shirley Tang 编辑_俞瑾

我一直青睐男子气概的艺术，那些充溢大量睾丸酮的艺术。我那收藏艺术的另一个自我，我给起了个绰号叫Duc Jean des Esseintes，在我的新画廊Venus Over Manhattan策划了开幕展览，选择的也是庞大大胆的宣言：大型户外雕塑，超大型绘画，几乎任何超大大不切实际的艺术。Des Esseintes的展览名叫“À Rebours”，名字取自并基于19世纪的一部小说，描写了Des Esseintes围绕艺术收藏奇异放纵的生活，以及他对诗歌、苦艾酒和颓废堕落的着迷。在他的也是我的展览里，用或高雅或粗俗的方式，混杂展示19世纪法国象征主义大师，以及老老少少的当代艺术家。

无论Jean还是我都不喜欢女孩子气的艺术，女孩子的画大都画在纸上，画框花哨，画面繁复，难怪Karen Kilimnik的作品从来都入不了我们的法眼。过去我在她的作品里只看到城堡和兔子的裙边照片，还有

作灰姑娘打扮的Paris Hilton的画像，看起来又蠢又无聊。我问自己，为什么会有画家故意画得苍白古怪，让人觉得画技糟糕，甚至软弱无力？在我眼里，那画简直是注定要失败的。

2005年夏天，我对Kilimnik的认识有了顿悟，那是在Bevilacqua la Masa Foundation，某座在双年展期间用作艺术场地的威尼斯宫殿。Kilimnik获邀请用一个装置接管了整座建筑，她对这座美丽但破旧的古老宫殿施加的魔力，彻底改变了我对她作品的理解。我还记得走入宫殿里，听见小鸟鸣叫的声音，角落里的小小鸟巢上放着塑料鸟蛋和毛绒绒的假兔子。她把色彩柔和的彩带绑在吊灯上，还创作了许多幅画，俊美的王子公主透出18世纪的辉煌色彩，周围是骏马、花园、城堡和豪华内饰；一切的风格都仿佛是某位糟糕画家正在用19世纪的模式创作，将现今的名人和旧政权童话妙想混合。Kilimnik用疯狂的想象力，将Leonardo DiCaprio变成王子，Kate

Moss化作Park Avenue的公主；她还引入了Emma Peel、Scarlet Johansson、Nureyev。她的世界初看仿佛包裹着一层糖果，经细细检查后才显露出真面目，黑暗而令人不安。

事实上，Kilimnik女士并不是传统画家，而是装置艺术家，更接近同一时代受人尊敬的邪典艺术家Cady Noland。这点已在艺术界的一些人里引起很大混乱，特别是还有另一位更年轻的画家Elizabeth Peyton，其高超的名人及艺术界人物画像，也常常被拿来与Kilimnik女士由历史或名人派生而来的作品相比较。在这种比较里输的总是Kilimnik女士，因为她无法与Peyton女士高明的亮度和雪糕般平滑的画面相抗衡。但只需稍稍深入一些，你就会发现这种比较短视而无意义。Kilimnik女士的画必须被视作她装置的一部分。Kilimnik女士的画源自从就没有超出青春期的想象，它们并没有与Peyton女士等人的经典画像竞争，甚至它们的题材从来就没有重叠过。

Kilimnik的全新展览正在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Brant基金会举行，这是一个值得欢迎及及时的机会，全方位而令人信服地介绍了她的全部作品。单独去看印在拍卖目录里或挂在艺术博览会上的某幅画作，其实对她的作品并不公平；而几乎我看过的所有画廊展，都是摆满了可供出售的画，唯独缺少了吊灯、音乐、空水瓶等道具，以补足她的故事。

从这方面看来，Brant先生的支持和赞助显得尤为重要。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收藏家。上世纪60年代，他还年轻时就已买下Andy Warhol的画。他也从传说中的苏黎世经销商、投资者和收藏家Bruno Bischofberger身上学到了鉴赏知识。Brant先生多才多艺，精通壁球和网球，但在运动界最有名的还是他组建的马球队White Birch Farm，这支队伍统领美国马球界达十年以上（不过，我还是赢过他几次）。本次展览的赞助商是一位厉害的商人兼艺术收藏家，他的妻子是著名超模（Stephanie Seymour）；展览设在一个好看的旧石制谷仓，旁边就是接纳过世界上最优秀最知名球员的马球场——换句话说，要观赏Kilimnik女士的作品，再没有比这更梦幻的背景了。

这次展览围绕着整个Brant基金会组织，包括一个室内花园，以及吊灯、小鸟、风景画、必不可少的画像和几个装置。这是在威尼斯之后，我第一次在一个地方看到Kilimnik的创意全景。这是她的奇异梦想的切实证明——也可以说是神经官能症，取决于你的解读方式。我爱上了这些作品，停下来让心思全部放在照片上，开始思考它背后的构思。在某种程度上，我们都被童年幻想禁锢着，无论是青春的美好回忆，还是少年时代痛苦的禁闭岁月，这种童年体验一直影响着，通过怀旧、渴望或惆怅。Kilimnik女士的作品有伤感，但我同时还看到了孩子气的喜悦和青春时期幻想的兴奋，即使它渗透自一名56岁女性的心灵。

在我眼里，Kilimnik女士的作品本身就是一个世界，是当代艺术里一段奇异俗气的附加表达。我不会浪费时间拿她与明星艺术家比较。对于我们大多数人，私人幻想存在于意识的上游。Karen Kilimnik表面上是正确的：像小飞侠一样，她从来没有长大，也永远不会长大。这次展览是一次壮举。Kilimnik女士，我想向你道一声“真棒”！我希望能有更多人到格林威治走走，看看这一切组合起来有多么精彩。M